

壬申南北漫遊記

壬申南北漫遊

日記



其貌則庸其心則晦有安天下之志
無安天下之才入世願學孔子出世
歸命如來六經爲吾仰思之事華嚴
爲吾悲願之胎冉冉不知老之將至
慙慙一句佛號優哉游哉

子厚五十自題

序

春秋之法。變於夷則夷之。進於中國則中國之。黜一二國何誅。進一二國何賞。不知此聖人經世之微權也。一國之治亂。咸視其風尚之隆汙。進於中國則國治從而治且隆。變於夷則國治亦從而亂且汙。治與亂一國之外徵。隆與汙又一國之內質也。內質者何。民德是也。民德者培養於上。而風從於下。民德之體固。則外邪無自而乘。民德之志搖。則中虛無以自主。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徵之吾國。何莫不然。漢魏之民德一替。而五胡乘之。唐之民德一替。而胡羯乘之。宋之民德一替再替。而金元乘之。明之民德未替。而清乘其亂而代之。乃自墮其民德。歐風東漸。嗒然喪其所守。而淪胥以亡。此言其迹耳。請更陳其故。漢承秦敝。改絃更張。以經術治世。民俗敦龐。幾乎三代。士夫立身自有本末。雖降至甘陵。黨錮擢

殘。猶矜名節。尙信義。故舉我國全體之民族而加以漢名。迨魏武舉醜辱可笑之行加之爵秩。而餘風始殄。遂召五胡之禍。江統徒論戎之當徙。而不知不能徙。已成爲戎之心也。唐太化家爲國。蕩滌腥羶。以儒臣飾治。燦然有作。昌黎以道自任。文起八代之衰。當代之士。從風而靡。然明肅德代之世。迭盛迭衰。民氣因亂而益熾。清流投濁。廉恥道亡。而胡羯入主其中。致燕雲十六州終宋之世不能有也。藝祖受禪。與民休息。在朝之君子恆多。周程諸子。借佛理以治儒經。經義大昌。人倫景附。然權奸肆毒。雖學如溫潞。亦列黨人之碑。君子道消。而金虜遂據黃河南北。其中雖堡寨林立。義軍突起。不數年而與之同化。南渡而後。講學之風方盛。一朱子而不能容。乃欲禁道學不能。目以僞學而禁之。義理斲於羣倫。雖餘文陸諸子。爲兩間正氣。終不能阻白燕之不來。明太以義聲號召。逐元順於塞外。腥氛始除。

父子叔姪之間。各從其主。大節凜然。陽明承象山之學。功名彪炳。揭示良知。龍溪承之。尤廣其指。自東林黨禍。中於國家。雖清乘機入據。而人心未死。殉國舉義者接踵。清懲於三藩舉兵之由。乃陽尊朱而陰主漢。又不主漢儒治術。但驅之入章句訓詁名物度數之途。而義理之學。或私相砥礪。終不敵朝廷提倡之風。故乾嘉而後。多考訂之作。而發明內聖外王之著述無聞焉。其弊也。人實我虛。而物質科學。遂進而扼其短。無識者反謂羣經禮教爲噬人之物。非禮教之能噬人。實人之自噬其禮教也久矣。清室方禪讓以去。而東鄰又挾之以爲資。民族革命垂二十有一年。國治何若。民德何若。此其故不可不深長思也。清以民德之猶強。雖有明之天下。而仍循明之故步。且輕賦徭。廣登進。僅乃得安。今者民德淪於橫流。若元魏周齊。若朱梁唐晉。若金元及清。本無文化。我之文物不爲所奪。衡與此時殊科。

使國治無以振拔而鼓舞之。列強眈逐。吾不忍言矣。吾畏友謝知周先生。盡然傷之。涪陵政成而歸。告余曰。吾將往遊南北。造訪有道。將觀國之所爲治。與夫民之所謂德。歸而以淑蜀人。遂扁舟東下。徧謁當地學者。與夫名山長老。襄祭孔陵。宣陳所見。登泰山。遊故都。經鄒平。考察村治之實際。歷七旬有餘而還。出示所爲日記。及漫興諸作。意在求拯世之方。而施以應病之藥。繹儒佛之精理。搜農村之善法。而於民德三致意焉。益歎乎一國之政教風俗。一本乎民德。而操諸國治。崇豈弟則民仁。尙名節則民義。正秩序則民禮。一紀綱則民信。謹庠序則民智。納五常之民以成一國之治。內訌不生。外患不作。而國可謂之病國乎。民可謂之窳民乎。不病且窳。汙亂無聞。雖欲用夷變夏而不能。反是。雖欲不變於夷亦不可得矣。春秋之筆削。關乎治亂隆汙至大。豈特華袞斧鉞之榮威哉。因慙愚劂劂所作。以質

諸有心世道者。爰廣其誼如此。

中華民國二十有一年十二月智海居士序於巴山之麓。





自序

夫天地大矣。古今遠矣。疆理各別。時會互異。體用之精微。事理之繁賾。觀察之差殊。紹述之紛歧。或通其總。或明其別。或顯其實。或示其權。或得其深。或悟其淺。或見其大。或識其小。或補其偏。或救其失。廣宇長宙。中學術之不同。蓋理勢之自然。無足異也。苟可以繕性明心。修己安人。正德利用。厚生者。固當珍之重之。愛之敬之。發揮而光大之。條理而實行之。豈可以粗浮之心。偏私之見。是丹非素。守此絀彼。以貽世教之憂哉。易曰。天下同歸而殊途。一致而百慮。記曰。萬物並育而不相害。道並行而不相悖。小德川流。大德敦化。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。讀是書者。其可不深長思乎。譬之於屋。非一木之所持也。譬之於網。非一目之所就也。譬之於山。非一簣之所成也。譬之於海。非一流之所宗也。今於學術之大。則明其一而闇其

二見乎顯而昧乎微。好古者則忽今。羨今者則蔑古。立門戶之爭以害道。循穿鑿之習以損真。天下學術之不幸。於斯極矣。慧霖不才。有志於學。既乏師友之誨。常深孤陋之慚。爰於今秋。漫遊南北。散訪宿德。親近高賢。學無分乎古今。道不間於內外。徧參東西之旨。廣聆金玉之音。析心性於毫芒。辨治忽於微眇。可謂他山多助。麗澤有和矣。惟是長言娓娓。非拙筆所能宣。至理玄玄。豈鄙懷所可述。聊書大略。並繫俚言。用備遺忘。藉留陳跡。非敢妄稱遊記。繆作篇章也。壬申孟冬月從化謝慧霖知周甫序。

壬申南北漫遊日記

八月二十七日庚申夏歷七月二十六日

國歷本日爲孔子誕辰。晨興。率男思孝思道思誠行慶祝禮後。王君宇澄費君孟輿孔君保滋先後來談。余出遊南北之志已久。及今有暇。故決計一行。一欲禮謁東西聖人林廟。二欲參訪新舊師友。三欲考察各地鄉村建設情形。最後目的。即在默察中國前途是否尙有可爲。以慰杞人之憂耳。申刻偕內弟鄧君幼菴自重慶馬蹄街寓所起程。擬乘福源輪船東下。直航上海。先到長安寺佛學社與席君朝杰會齊。適肇安法師招余暨太虛法師。福源領江向君心發。及佛學社同人在社午餐。余等小坐。即偕向君上輪。晤清遠和尚。談論極久。是夜船泊玄壇廟未開行。

二十八日辛酉二十七日

黎明展輪東下。細思此次出遊。心地務須洗滌清明。寧靜純一。乃能觀察事物。習勤習勞。尤應注意。已刻舟過涪陵。不勝懷舊之感。申刻抵萬縣。停輪一小時。復行。酉刻宿盤沱。雲陽縣屬也。

二十九日壬戌二十八日

黎明啟碇。瞬過雲陽縣治。追懷往日治理。恍如昨夢。船入三峽。煙雨濛濛。大有八表同昏之勢。少焉晴朗。但見奇峰競秀。急湍奔流。心境爲之時變。佛言心意識三。本無實性。爲境所遷。殊覺無謂。申刻抵宜昌。偕朝杰幼菴登岸遊覽。於中山公園茗談良久。返舟已傍晚矣。

三十日癸亥二十九日

寅初開輪。晨起見兩岸平衍。江流開闊。爲之曠然。益覺心境有交互關係。上智明此纖介之心。而萬境不爲之移。中人以下未有不隨境遷流者。改善環境之說。言治者其可忽諸。船中女生多人。皆將到滬留學。終日博塞以嬉。未見一親書籍。朝杰言國中女生大都好逸惡勞。好奢惡儉。好虛飾。惡誠實。不事家政。不喜小孩。爲今日女學失敗明徵。相與慨歎久之。入夜船過城陵磯。風浪大作。仍進行不停。

三十一日甲子三十日

晨興。船已抵漢口。當偕朝杰幼菴往訪何甥立夫。不見二十餘年。已娶婦生女子七人。相見悲喜交集。渠現任湖北省銀行總行秘書。因介紹得晤該行副行長王君孟蓀。名漸馨。爲熊十力先生妹倩。談及剿共情形。謂武昌附近各縣已肅清。現正辦理善後事宜。約分三端。一籌辦地方自治。二先行整理團練。三設農民借貸

處。借貸總處即由該總行主辦。各縣設立分處。由省政府籌撥五十萬元作資本。現已撥十五萬元。先就新近克復之縣着手辦理。放款章程。已改定兩次。初章意義。擬以農民借貸處爲變相之農民銀行。地方各設借款擔保聯合會。即爲變相之信用合作社。將來即以此爲基礎。改正名實。新章意義注重借貸受災最深區域農民。爲一種變相之賑卹。新舊兩章各有所取也。未刻回船。酉刻開行。聞十九路軍到閩剿共尙未積極進行。現正掃除一切苛捐雜稅。設法整理一切雜色軍隊。籌辦鄉村自治。以清本源。可謂得要矣。

九月一日乙丑夏歷八月初一日

自昨日開輪遂未停止。午後八時舟過南京。兩岸燈火煌煌。景象與前二十餘年大異矣。聞湖北省政府招集匪區克復各縣紳民回縣辦理自治團練。仍不免舊